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李剑阁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LI JIANGGE'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李剑阁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LI JIANGGE'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剑阁改革论集/李剑阁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9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ISBN 978 - 7 - 80234 - 208 - 8

I. 李… II. 李… III. 经济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146 号

书 名: 李剑阁改革论集

著作责任者: 李剑阁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208 - 8/F · 745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92 6899062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fazhan@drc.gov.c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李剑阁

出版前言

Publication Foreword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套丛书各卷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各卷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编定的；已经去世的薛暮桥和马洪，是由他们的后人编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读者从这套丛书

里，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开放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思想历程。

这套丛书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倡议的，得到各位经济学家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年5月

作者简介

Author's Introduction

李剑阁，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前，曾经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体改法规司副司长、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1991、1997、2001年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2002年后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评奖委员会委员。

目 录

Contents

▶ 作者自序	1
▶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两辨	7
(1991 年)	
▶ 中国期货的理论、政策和制度	20
(1994 年 2 月 20 日)	
▶ 必须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	27
(1995 年)	
▶ 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	52
(1998 年)	
▶ 对资本市场的几点认识	58
(2000 年)	
▶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廉政建设	89
(2000 年 3 月 30 日)	
▶ 超越劳动价值论	94
(2001 年 11 月 15 日)	
▶ 关于农民就业、农村金融和医疗卫生事业问题的几点意见 ...	107
(2001 年 12 月 18 日)	
▶ 金融创新、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	121
(2003 年 4 月)	

- ▶ 中国能源产业化进程中的政府监管问题 127
(2003 年 11 月 17 日)
- ▶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133
(2005 年 2 月)
- ▶ 跳出窠臼看股市 136
(2005 年 2 月)
- ▶ 市场监管是否需要理念 139
(2005 年 5 月)
- ▶ 激励机制、道德风险与市场基础 142
(2005 年 5 月)
- ▶ 悠悠百年沧桑, 巍巍一代宗师 145
(2005 年 9 月 10 日)
- ▶ 我们到底想学什么 153
(2005 年 11 月 4 日)
- ▶ 关于收入分配的一封信 161
(2005 年 12 月 23 日)
- ▶ 医疗费用为何居高不下 168
(2006 年 2 月)
- ▶ 医疗资源如何合理筹集和分配 171
(2006 年 2 月)
- ▶ 嬗变的产业政策 174
(2006 年 5 月)
- ▶ 工资、就业与效率的权衡 177
(2006 年 5 月)
- ▶ 养老金“空账”新解 180
(2006 年 5 月)
- ▶ NDC: 一个值得考虑的养老金改革模式 183
(2006 年 6 月)

- ▶ 谨慎处理三个关系 187
(2006 年 12 月)
- ▶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推进增长方式转变 192
(2007 年 1 月 4 日)
- ▶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199
(2007 年 2 月 15 日)
- ▶ 解决公平靠改革 205
(2007 年 12 月 24 日)
- ▶ 治理新观念: 中国节水型社会的战略和目标 207
(2008 年 3 月)

作者自序

Author's Preface

中国，这艘搭乘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巨轮，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上已经疾驶了整整30年。在回首改革历程时，中外人士无不惊叹中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成功辉煌。特别是对于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简直就有恍若翻身转世的感觉。

因此，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步入中年的中国人可能更加看重30年来中国政治环境、社会面貌、文化氛围的变化。思想解放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广泛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精神和理念。这是我在整理这本文集时常常浮现在脑际的想法。从这些年写文章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论证逻辑、行文方式的演化过程，我看到了时代进步的足迹。

我在纪念薛暮桥的文章《悠悠百年沧桑，巍巍一代宗师》中曾经写道，在庆贺百岁华诞以后，薛老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当时，首都经济学界隆重集会，媒体也作了密集的报道。就在那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发问：薛暮桥是什么人？他作出了什么杰出贡献？为此我想，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今天去读薛老的著作，确实很难领会这些经济论述在当年产生的影响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因为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快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也太快了。从小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年轻人，对那些用传统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以及带有浓重时代痕迹的语言，来批判计划经济、提倡市场经济的文章，以及文章后面所蕴涵的深意和苦心，

他们是无法读懂的。他们更加无法理解，学界的前辈和先驱们写出这些文章，在当年要有多大的理论勇气，要冒多大的政治风险。

可以这样说，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显得平淡的阐述关于市场、产权等许多观点的文章，要是往前推 50 年，就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断送政治生命；往前推 40 年，就会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以言获罪；往前推 30 年，就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严酷打击；即使往前推 20 年，也会被划为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而遭到政治批判。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改革的启蒙阶段，为了阐明自己的主张，不能不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不能不把一些改革的意图掩藏在长篇的套话当中，不能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并不严密的逻辑、进行着并不能称之为严密科学的论证。这当然和当时中国经济学家长期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和训练有关，但他们使用这样的笔法也是一种策略，既是为了能把改革这件大事情办成，也是在亲尝了多年政治运动的苦涩和伤痛后，不得不采取的谨慎自保。

所以，我总觉得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中国这 30 年来的经济论文，成就总体不是很高。多数文章只是从特定的角度，记录了某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进程，作为经济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学术上讲，这些文章只不过是出于信念和良知，重复和介绍了一些经济学的基本道理。

当然，尽管只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人类在 20 世纪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中国人在探索救亡复兴的真理时，打碎了过去的精神枷锁，又禁锢在新的思想束缚之中。中国只是在走上改革开放的轨道以后，才睁眼看到了真实的世界，才理性地思考和解决面对的所有现实问题。

在传统体制下，人们往往相信有千古不变的真理，寄希望于“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无视千变万化的实践，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造成长期的思想僵化。我常常想，中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科学

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民族的世代繁衍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无数一针见效、药到病除的神奇实践，也见证着中医的科学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医的科学性为什么一直得不到中外科学界和思想界应有的普遍承认和尊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的教育和传承往往依据于甚至千年以前的经典。而事实上，那些经典尽管不能说没有精华，但以人类现有的认识，存在大量谬误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人们会问：如果经济学和社会学确实是科学的话，怎么可能百年以前就穷尽和终结全部真理呢？怎么可能仅仅靠墨守经典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呢？

现在按照传统理论亦步亦趋地行事的人已不多见，但在一些领域和人群中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几年中国出现了不少奇怪现象。个别经济学家，特别是某些早期总算认可和支持过改革的经济学家，他们竟然无视国家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的大量鲜活事实，仅凭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和传统教科书划定的若干标准，就可以把改革开放说得一无是处。这些人大部分往往并不是过去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运动中挨过整，在困难时期挨过饿。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在他们的笔下，为什么过去缺衣少食、万马齐喑的岁月竟然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清纯，而丰衣足食、精神放飞的今天反而到是如此不堪？

他们首先发难的是收入分配政策。应该看到，传统理论天生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同时又在人们内心深处俨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深深植根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土壤。无论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甚至政府官员，都知道收入分配是最能激起人们情绪的敏感问题。谁强调甚至渲染收入分配问题，谁似乎就自然占据了道德优势。于是，一旦挑起争论，形成风气，十分容易演变成一种学者、官员竞相提高调门的比赛，使社会矛盾激化，工作陷入被动。

我认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首先要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包括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能否随着经济发展有绝对的提高。如果做到

了，这样的改革就是成功的，这样的收入分配政策总体上就是健康的。改革初期，邓小平针对“普遍贫穷”的传统体制，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积极性，社会财富的源泉才得以涌流，使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也使解决收入分配、照顾弱势群体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从根本上讲，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自古就是硬道理。古人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乃是“国家之命”、“万事之本”。中国文化固然有深厚的平均主义传统，但中国老百姓更加信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朴素真理。中国经济学要开展的应用研究是，我们将以怎样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才能有助于把国民经济这个“蛋糕”做得更大？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分配制度总是依附于某种基本经济制度，不可能超然其外而单独存在。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一大二公”还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30年前启动的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在改革初期，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配置资源的，即决策（D）结构、信息（I）结构和动力（M）结构。经济学家以DIM分析方法设计市场取向的改革，普遍认为关键在于价格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建立。中国经济学家们曾经就先改革价格制度，还是先改革产权制度发生了分歧。他们为改革突破口的选取争执不休，提出了两套大同小异的改革方案，形成了两条殊途同归的改革路径。

现在看来，这仿佛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既不可能得到只有正面的硬币，也不可能得到只有反面的硬币。只有这两个方面改革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市场经济才能算初步成型。经过过去30年，

改革在价格制度和产权制度两个方面分步突破，交替进行，建立起了效率明显提高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中国能够在今天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了任何人无法忽视的一席之地。

但是，我们忧虑地看到，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和思想反复与回潮一样，现实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出现停顿和倒退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现在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有不断强化的倾向，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市场灵活性正在逐步减少，垄断性的企业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权力寻租引起的腐败愈演愈烈。当改革触及到过去没有或很少触及过的权力结构时，官员的改革意愿在明显减退。

市场化改革进行了30年，大众对于在竞争中由于各自天然禀赋的不同和努力程度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收入差异，早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接受。他们最为不满的，主要是针对腐败和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腐败和垄断与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政策没有关系。贪污腐败是权力寻租、缺乏制约的滋生物，只有通过严肃法纪，严厉打击才能铲除。垄断扼杀了竞争，获得了过高收入，只有通过健全价格、税收、公司治理体制才能改变。从根本上说，这两方面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现在有人把收入差距等同于分配不公，并且和腐败混为一谈，把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说成是对改革的不满，这不仅无助于分配问题的解决，反而只会徒然把思想搞乱，把社会氛围搞紧张。

改革在不同的阶段会触动不同阶层的利益，因此难免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抱怨和抵制。但是，改革毕竟是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所以30年来，大众总体上对改革一直持赞许和拥护的态度，并且对今后的改革有着很高的期待。

中国人民为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等待了很久很久，付出了很多很多。改革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几代经济学家无愧于这个时代，在改革中为在寻求路径、动员群众、制定方案、贯彻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觉得，我们生逢其时、参与其中是十分幸运的。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既要回顾总结过去，也要展望谋划未来，把改革的方向阐述得更加明确，把改革的路径规划得更加清晰，把改革中应该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分析得更加透彻，把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前景描绘得更加切实，这将能够为全社会建起更加广泛牢固的改革共识，激起更加高涨的民众热情。如果做到这些，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就算是富有成果的。

为了这场纪念活动，不少出版社和报纸杂志都计划编撰文集，我也接到不少来函约稿。我的文章不多，值得结集的就更少。所以我只能答应我供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下属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一家。借此机会对我没能应约交稿甚至没有回函的其他出版社、杂志社，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歉意。

李剑阁

2008 年 6 月